

夜航船	
	
■孙道荣	
小睡初醒，仿若音乐摁了暂停键，又重新启动。世界在短暂的脱离后，欣欣然回到我们身边。除非你爬起来就去照镜子，否则我们看不见自己初醒的样子。那样子也许是恍惚的，也许是憨憨的，也许是游离的，以及更多有趣的样子……	
初醒的样子	
有一个地方，你可以慢慢地看一个人的初醒。	
妻子约好了去医院做无痛人流镜。检查室外，排了很多患者，等待着做检查。一个患者进去了，又一个患者进去了。终于护士喊了妻子的名字。她一个人走了进去。我不能进去陪她，像其他家属一样，我只能在外面等待，等她检查好了，再进去接她出来，回家。	
护士不时喊着患者的名字，这回是已经检查好的，让家属进去接患者出来。肠胃镜检查室的外面，是一个专门的观察室，刚刚做了检查的患者，并不能直接离开，需在这个观察室再休息一会儿，以防有任何不适。从里面出来的，一般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检查的患者，一个是陪护的家人。你不认识他们，但你一眼就能看出，谁是患者，谁是陪护。一个人搀扶着另一个人，自不必说了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或一左一右，从观察室里走出来，那个看起来迷迷糊糊，走路有点摇晃，走不出一条直线的人，不用说，是刚刚做了检查的患者。不是因为他身体不适，事实上很多人检查之后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因为他刚刚经历过全身麻醉，才从一场短暂的深度睡眠中，初醒。	
一个刚刚被全麻过的人，就像坠入一个遥远的睡梦中，又被强行拖拽了回来，他一时还难以缓过神来。	
我等待了一个多小时，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初醒的人，从里面走出来，表情平静，目光迷离，步履拖沓。初醒的样子，真是迷茫而可爱。	
护士又一次喊妻子的名字。我赶紧小步跑进了观察室。	
妻子还躺在一张病床上。护士叮嘱我，喊她的名字，别让她再睡过去。	
我轻唤妻子的名字。妻子睁开了眼睛。我无数次在清晨看见过妻子初醒的样子，放松，散乱，慵懒。但这一次似乎并不一样。她的眼睛是清澈的，不像是刚刚深睡过。妻子看见我，惊讶地问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答，来接你出去啊。妻子一脸疑惑，检查完了？我点点头。妻子一脸蒙，怎么可能？刚刚医生还跟我说，别紧张啊。一睁眼，你就在跟前了。	
其实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。妻子却只记得，医生跟她说着话，睁开眼，却已经看到我坐在她的身边了。这一个半小时，她断片了。她的认知里，这一个半小时是不存在的。麻醉药麻翻了她的。而我们平时自然入睡时，自己是知道自己要进入睡眠了，	
我们很清楚入睡虫如何进入我们的脑壳中，又到底蚕食了我们多少时间。麻醉不一样，它让一个人既不自知起始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终结。	
在和我说着话的时候，妻子的眼睛不自觉地又闭上了，“我想再眯一会儿。”我想起了护士的交代，不能让她再睡着。便再次唤醒了她。	
这一次，她是彻底清醒了。	
我扶着她走出观察室。她摆脱了我的手。“我好好的呢，不用搀扶我，好像我是个病人似的。”	
冬日的暖阳洒在我们身上。回家的路上，妻子忽然问，我刚才醒过来的样子，是不是很像啊？我笑了，摇摇头，哪里，你初醒的样子，从来都是迷人的呢。	
	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	

风景独好

■孔鸿德

康定这座深藏在峡谷中的小城，因为穿城而过的折多河而熠熠生辉，而有了生活的滋润，有了川西的性格，更有了爱情的味道，有了世界的意义。

折多河雪浪花

因为一首歌，爱上一座城。大都市只有成都，小县城就是康定，它们均在四川。

成都是一座忧郁之城，弥漫忧伤，虽然表面现代陆离；康定是一座欢乐之城，充满生机，即使远在川藏边缘。

年初四，我们一家四口租一辆越野车，从成都出发，直奔康定。“此生必驾318”，儿子特别兴奋，一路狂飙音乐，一路狂踩油门，沿着成雅高速和雅康高速，全程自驾。成康段270公里，穿越大名鼎鼎的二郎山后，沿途阳光铺洒、白云指路、峰峦欢拥、隧道连绵，一路异域风光。晚六点半，约三个半小时车程后，我们就钻进了狭长喧闹、热情温暖的康定怀抱。

泽仁贡布兄弟已经在康定情歌大酒店迎接我们，安顿之后，就带我们去玛吉阿米酒店喝正宗的52度青稞酒。还有尼玛、中布两位帅哥兄弟和两位彝族美女。酒过三巡，中布和美女分别用藏语和彝语献唱了《祝酒歌》以示欢迎，儿子也深情地献唱了汉语歌《成都》应和。歌

声绕梁，觥筹交错中，我们都很开心，醇香的青稞酒喝了一杯又一杯，还第一次吃到了正宗的牦牛片和酥油茶。置身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，感觉连空气都是新鲜的。

酒后，华灯已上，贡布就带我们沿着折多河散步，感受康定夜景。如果说对康定的概念认知全部来源于那首欢快的《康定情歌》，那么对康定的形象认知就是宣传画册上那条斑斓多彩、跳跃奔腾的折多河了。折多河从折多山而来，由西南北流，和雅拉河在郭达山脚下郭达桥边热情相拥汇合，穿越炉城，最终经大渡河、岷江注入长江。可以说折多河是康定城的形象地标，康定城内所有的景点都以折多河为中心。它将县城劈为狭长的东西两部分，用5桥沟通，临河而建的红顶藏式房屋依山傍水、错落有致。东岸背后是跑马山，西岸背后是子耳坡。

领略过很多川海溪流，折多河自有其独特之处。它不像那些缓缓流淌的小溪静河，会温柔地抚慰你狂躁的情

绪，也不像浩瀚无边的大江海河，可以豪迈地激荡你封闭的心胸。它是一条来自神秘雪域的神灵之河，动静兼具。它最值得我们盯住的是其独一无二的雪浪花，水面不大，但水质清莹而不糲，水势浩大而不激，水声连绵而不噪，一路下来，在平摊的河床上遇岸而退、遇石而兴，有节奏地律动起一个个漩涡，开放出一簇簇浪花。站在岳飞二十一世孙“岳钟琪”将军横刀策马的将军桥上，在两岸璀璨夜灯的掩映下，穿越“中国康定情歌城”几个霓虹大字，远看雪水奔腾，近听涛声雷动，折多河就像一条盛开了无数朵白玫瑰花的花海，又像一条流淌着团团浮云的银河，更像一条龙须翻滚的小白龙。让你在恒久的凝视里，呼吸来自雪山的气息，洞悉来自时空的意义，万物在这里静止，生命在这里起飞。

这是一条值得用眼盯住、用耳听住的河流。康定这座深藏在峡谷中的小城，因为穿城而过的折多河而熠熠生辉，而有了生活的滋润，有了川西的性格。

围绕折多河，周边还有繁华的溜溜城、抢头水喝的水井子，以及情歌广场那本硕大的篆刻着《康定情歌》的石书“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。端端溜溜地照在，康定溜溜的城哟。月亮弯弯，康定溜溜的城哟……”当夜康定没月，但我们还是不禁随人流载歌载舞，尽情感受此时此地的快乐，不分男女老幼。很是幸运，今天正是2月14日，能和爱人于今日此地，一起度过如此迷人浪漫的情人节，实在是爱情见证、人生赢家。

深夜，因为对康定夜景的迷恋，我又独自踱出房间，绕着折多河走了一遍，想感受一下折多河安静下来时的灵魂。此时店门均已关闭，人迹稀少，与刚才喧闹张扬的康定城相比明显娴静淑女了许多，唯有美丽的折多河依旧日马不停蹄地在欢唱情歌。

今夜无眠，这真是一条值得用思想锁住的河流。康定这座深藏在峡谷中的小城，因为穿城而过的折多河而永远热情，更有了爱情的味道，有了世界的意义。

朝花夕拾

■清淡

指尖上的绽放

在家中的一隅，芦荟的翠绿与金边瑞香的馥郁交相辉映，它们各自以其独特的气质装点着生活空间，然而在这繁花似锦之中，我最钟爱的却是那宛如仙子般的蝴蝶兰。它的优雅与灵动，恰如其名，仿佛能唤起春天里翩翩起舞的蝶群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今日，在阳光洒满书房的午后，我决定亲手制作一束别致的手工蝴蝶兰，以艺术的形式将这份对自然之美的热爱延续至生活的细微处。准备工作细致入微，如同呵护一朵初绽的花蕾。我先取来韧性十足的铁丝，它是构建花朵骨架的灵魂；再挑选了粉色的小球，那是模拟蝴蝶兰花蕊的娇嫩核心；红色花瓣犹如红霞般绚丽，每一片都蕴含着生命的热烈与奔放。

我屏息凝神，串起三个小球做花苞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小球穿到铁丝中间，轻轻拧转，使它紧密地固定在铁丝上，形成花心，将红色花瓣扣在其上。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需要极致的耐心与专注，因为每一环都是作品生命力的体现。接着，我再次系上一颗颗小球，扣上花瓣，交错编织，一个个细节仿佛在诉说着自然界中那严谨而又随性的生长规律。

随着技艺的流转，一朵朵形态逼真的蝴蝶兰在我手中逐渐成形，大小不一、姿态各异，仿佛真有一群蝴蝶正悠然自得地在空中翻飞。为了给这些“蝴蝶”一个归宿，我选择了一个简洁而雅致的白色方形圆柱花瓶，其洁白无瑕的色调恰好衬托出蝴蝶兰的妩媚与高雅。

我精心选取了几束绿色的花枝，它们仿若承载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，插进花瓶中，高低错落地排列开来。随后，我将亲手制作的一朵朵蝴蝶兰一一插入其中，让它们依托于这碧绿的花茎之上，或低垂，或昂首，展现出一幅生动活泼的立体画面。

此刻，那一片片粉色的蝴蝶兰在花瓶中汇聚成了一抹朝霞，仿佛在晨光中悄然绽放，予人无限遐想。而那绿莹莹的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了宝石般的光泽，熠熠生辉，流淌在桌面上，更流淌在我的心头，成为一种对自然造物之美的虔诚致敬。

这样的手工蝴蝶兰，不仅是一次手工艺创作的实践，更是对生活美学的独特理解与表达。它让我体会到，无论是自然界的花卉还是手中的艺术品，都蕴藏着生命的力量与韵律之美。

湘湖诗会

现代诗三首

初夏之梦

■陆茹楠

虫儿吟咏着浪漫的情调
我徜徉在静谧香甜的夜色中
仰望熠熠生辉的苍穹
虫鸣与星辰，共同谱写着夜的乐章
我在其中，灵魂飞扬到夜的尽头

樱花

■莫亦弛

排排樱花，翩翩少女
一阵春风浪过树枝
雪花蹁跹，如梦如幻
樱花和少女，交换了几秒唇吻
几百天的酝酿
换来几时的浪漫
罢了
只等来年，依旧如期而遇

生命的交响

■刘翼行

窗外，虫儿敲响了它们的独奏
夸耀着夏季不可抑制的热情与活力
我就在这闷热的夜晚
伴着温度高涨的思绪
筹划着关于未来的一切
屋内屋外的生命相通
编织成一首生命的交响曲
热情如同无形的波动
不知不觉间，赤红了脸。

背包揽胜

■陆永敢

澄迈老城东水港，成为苏东坡登陆海南的第一站。也是他3年后，离开海南的最后一站。自此，澄迈和苏太公有了联姻，相互紧紧联系在一起。《澄迈通潮阁》《移廉州由澄迈渡海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》就是苏东坡为澄迈留下的著名诗篇，为后人追寻的苏太公足迹，留下历史线索。

澄迈寻踪苏东坡
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儋州是苏东坡被贬的最后一站。史料介绍：南宋时期，澄迈老城东水港，为海南登陆港口，从广东海安过来的帆船，借着东北风，顺风顺流，半天即可抵达东水港，是大陆往来海南岛的重要交通要道。

公元1097年6月，62岁的东坡太公，在家人们的泪眼相送中，与长子及诸亲诀别，由小儿子苏过陪同，一起前往海南。离开大陆那天，海况顺利，当天在澄迈县老城东水港口岸登陆。到达澄迈后，先赴琼州府报到，逗留10多天，再从澄迈老城启程，经临高到达儋州。

澄迈老城东水港，成为苏东坡登陆海南的第一站。也是他3年后，离开海南的最后一站。自此，澄迈和苏太公有了联姻，相互紧紧联系在一起。《澄迈通潮阁》《移廉州由澄迈渡海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》就是苏东坡为澄迈留下的著名诗篇，为后人追寻的苏太公足迹，留下历史线索。

笔者旅居澄迈，出于对苏太公的仰慕，专程去了东水港，寻踪觅影，一探究竟。

一早，转过三次公交车，才到达目的地——东水港村。

这是一个临海村庄，广袤的土地，呈荒野状态，有待开发利用。村委会所在地，有许多居民居住。围绕村子，沿着海边转过一圈，找不到一点与苏太公有关的影子，没有一丝踪影踪迹，没有一件标志性建筑。

伫立海边，数十只渔船，安静地停泊在港湾，岸边晒着几百米长的渔网，一块东水港临时海鲜市场的标志十分醒目。出于一种探寻，在一家茶室，走访问6位世居渔民，他们中没有一位知道，当年苏太公在此登岛、在此离岛的故事。他们告诉我，这里的世居渔民，大多是福建那边的移民，靠捕鱼为生，在此生活不过100多年历史。

去村委会，村干部倒是知道，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，这样一块文化资源，只是在等待上级规划，对讲好苏太公故事，充满信心。还迎合性地表示，打算构筑一个码头，供游人打卡留影。

如此厚重的历史事件，没有被传承发扬，实在有些可惜，有些愧对苏太公了。

寻踪澄迈老城东水港，现场虽然一

无所获。然而，千年太公苏东坡，在海南的点点滴滴，一些有趣轶事生动感人，依旧成为人们饭余茶后的谈资。

东坡与酒，留下好些记载。苏太公一生流离颠沛，历经磨难，他喜欢制酒、饮酒，不仅为了浇愁，更是为了释怀。酒是饮品，更是生活陪伴。豁达乐观的性格，在酒中得到升华，从酒中找到快感。饮酒，不求沉醉，不以豪饮为乐，喜欢把盏临风，与知心朋友同饮同乐。虽有过“醉饱高眠真事业，此生有味在三余”的感慨，但东坡太公从来就没有醉饱高眠的状态。他的心境，一直在追求突围与腾飞的路上。

关于东坡像，没有照片，没有影像。史书记载表述不一，有胡子浓密体态略胖说，有胡须稀疏两颧清峙说，也有疏眉凤眼，颊频点黑痣说。其实，身高多少，体重如何，文字无从查证，形象没有踪影，今天无人知晓。一些塑像，也是人们的创作与想象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竹杖芒鞋轻胜马”创作形象要多一些。或头戴斗笠，手拄竹杖；或身着长衫，手挽书卷；或身体魁梧，目光炯炯，面孔略显苍老，留下一脸沧桑。